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十七目錄

李華 四

二孝讚并序

靈濤讚

李華四

質文論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

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爲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爲陂池蕩爲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

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元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産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强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寖淡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

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圄圄空遠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師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强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

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恆教因循而不敢差失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衰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僂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曰亾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

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三賢論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賢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皆失容而止曼

都之姿雜於顚頹被縕絮蒙蕭艾美醜夷倫以爲陋此二者旣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奬能太重元

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
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
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
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
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
貫源流備今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
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
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纘
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摭

師保之席贍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恆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爲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蹈孤厲不可謂不知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

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矣每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淡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崿伯高含大雅之素崿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謨道沈遂廉靜梁國喬潭德源昂

昴有古風宏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𢌿卿集本作柄卿英華亦作柄卿注云唐書作捷一作挺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數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陳郡殷寅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精朗邁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堅明冲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直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厭吴興沈興宗季長專

靜不渝頴川陳兼不器行古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擧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隣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浚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溫其如玉中山劉頴士端疎明簡暢頴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

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淩於詩書天水尹微之（集本英華作徽之英華又注云一作徽）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葬先人殁於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淩故言之不怍云

正交論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疏附奔走之友夫友天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爲左衽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眞長輿仲祖臨柩動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時代

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爲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衰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敎自家刑國樹之以經師啟其心而身修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次諸侯無敢不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澤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猶或先王敎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曀而復明孔伋孟軻之徒無不

儒尊漢代人心尚樸辟署由州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爲常吠形一發羣響雷應銓擢多誤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葢由此也況衆邪爲雄孤正失守誘中人之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甯知直道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寖遠言者爲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

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微倖道長而純愨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卽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醮而禮之遂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大夫略之禮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僻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弊末乎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

則不悔機網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鈎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强不者僕妾悷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辛貴棄同而卽和鮑叔潔廉而管敬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

器交議宜然義在切切偲偲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實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茍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卜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於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蟲爲長而壽

古之聖者刳而焌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旣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决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於卜則

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劒者不成則屠犬釁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葢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爲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炯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爲神固無悉然是亦爲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膻腥歟今亾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墠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爲至矣楊子雲爲太元

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子雲又爲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旣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四皓讚

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湊山鸞鶴潛飛漢以霸興皇王道衰玉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厖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隱者讚七首

嚴君平

先生冥冥隱於卜肆宗師老氏精究易義爰衣爰食止足非利垂簾燕居黙養真氣誨人不倦人悅其風皦昧柔剛在我域中心與世遠事與人同不臣大君不友上公在貴反賤齊明若蒙邈哉遠哉微妙元通弋者何爲仰慕飛鴻

嚴子陵

五彩雖美玉不汙質光武盛明子陵不屈羊裘魚釣以此終日網羅遍野乃致雲鴻降尊申舊延卧禁中舒體展肢

加於帝躬星官告占天下聞風富春長往漱濯清江

申屠子龍

齊宣燕昭折節下賢羣儒畢至冠帶森然天子尊崇盛於堯年爰及暴嬴書焚人坑東漢祖宗悉尚儒生生徒横議公府畏名肆其吻端以正鈞衡物極變興子龍遐征身全道高惟智惟明

陳留老父

去危圖安危則不隕渴而後汲力亦隨盡麒麟遐步終日不蹠逃刑諸生自脫何晚湲乎智叟孫遊冥遠

管幼安

我蠶我衣我耕我食推心而動神佐正直溟波不沈仗此之力梟獍弃服移我淳德衡門棲遲台佐讓職時非吾世語不如默

留侯

孺子心壯陰讎國冤結客飛椎天下雷喧神付幽符帝納密言去則項亾就則劉興唯天有鑒類日之昇元機靜運四海波澄絕粒謝時方追赤松强爲國起鎮定東宫安危在我萬古清風

皇甫義眞

桓靈政昏釁因宦者黃巾四起血流天下京師動搖鬼哭茜野義眞受鉞誓衆而前即日掃除京觀如山渠帥已死破棺折元謡頌風興家邦獲安世故紛紛罕有令人既成其勳又保其身東漢純臣嗚呼義眞

先賢讚六首

管敬仲

小白圖霸尊周服楚聿求仁智扶我此舉叔牙知人拔管於魯一言而合爰制師旅布命諸侯威行九土周王南面

列國來朝朝服濟河心無動擕束髮左衽遷乎一朝邪歸
衛存楚貢包茅懸車北討山戎遁逃三歸備職不足累德
七子仕楚後人霑臆

隨武子

周衰晉霸世有哲卿范武在秦晉國如傾將中軍師世主
夏盟典禮攸興刑政以清神歆正詞國賴直清諸侯朝貢
楚不敢爭告老歸政身全德明溥傳嵩岱首冠春秋楚子
歎息趙文綢繆馨聞百代風暢春流

東里子產

荆王晉侯虐我小邦南則荆侵北則晉攻捄首捄尾蹻不能起當炎獲濯國氏之子孤明内斷頌興謗止入陳事周權禮並理諸侯斯睦霸主悅喜遺愛不忘我行溱水

鴟夷子皮

龍蟠幽谷潛伏非時蟬蛻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風行退若雲歸冥冥其義幾赫其歸疑小越霸興强吳蕩夷功成不居先生傳之

樂生

明明昭王文武樂君君臣相趨龍起雲蒸既佐弱燕削耻

南伐風驅雲鼓齊國瓦裂弔厥罷人旌其故節宗彝樂器歸獻燕闕化弱爲强摧堅俾折鎮以仁義期之感悅梁趙屛風秦楚弭節天厭諸姬燕不可扶昭王不祿樂生道孤讒行將換齊復爲都季命隣君君告謀燕痛詞而泣義貫於天勁飈遐舉攝孿將奔趙王慙羞故國獲存赫赫高皇戎輅北轅徘徊趙墟封其子孫遺風可師名教之源

謝文靖

在昔符秦將霸晉邦百萬雷行飲馬竭江江淮岌業力屈則降謝公從容子弟董師以少擊多一鼓殲夷

二孝讚幷序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歿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塚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垢積首草生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烟四絕虎豹與隣擁墳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攣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

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於親生不忍離歿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匿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州之眾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為之歌詠而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屬河淩絕渡願言不果憑軾隔川寄聲二孝因為讚一章敢旌善人以附惇史其文曰

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為子忠於君者為臣兆自

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智就爲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哀繄道德之元純至哉侯氏創鉅病殷手足胼胝成此高墳蔬果爲奠茅蒲爲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雲栢庭旣夕松路未晨寇戎接境豺虎成羣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風雨漂搖支體鱗皺邑惨我蒿聲酸棘薪苴斬三年爾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冬十一月浮冰塞津吾將啥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靈濤讚

泱泱靈川滄溟一支每歲八月雄濤應期昧爽風生凜若切肌淒清陰滃曠朗陽晞雪山潢江神物驅之萬里齊足千車並馳雷破天動山摧地移湯室雲分却躍鷩飛突象瑳切奔鯨合離踣逃夔魖竄蟄龍羆共工折柱武安行師羣源委會祥怪叢滋熾毒乘人帝降明威一日再至洗其纖疵仲秋大至以蕩以夷世稱伍員忿憾而爲肇開混元寧莫常斯惟天陰隲日用不知是述是讃嗚呼慎詞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十八目錄

李華五

李華 五

言毉

晉侯方圖秦既而有疾秦伯使毉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隣國相病大夫何以爲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於晉晉君幄銅鞮之宫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爲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純

生之禮也不意爲過敬惟所擇客曰臣巒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腒鱐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邑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爲也亦不可爲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

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緜緜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霄冒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黰以當戶容杳杳而業業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折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答聳崖峴以日爌穿偃仆而雲晉濱江臯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晶潔綠野芊緜走舉蒼連箘簬楩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日猨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終昕竟晦墜英紛目如雪

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屨黃鳥時鳴白鵰飛度臨險瞰江
江隗爲潭虔虔不動常有神怪鼉魚涵泳露鱗出介纖草
以飈風颭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魂怕毛骨洗然
攀木瞑眸猶懼踣泉顙麓踈宂繁源鼻歕支流灣灣合注
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而後逝初疑可及
忽似無際旋眩迴楫淜泊兌宕輗石敲磨火發川上纔夷
又亞傾沙委浪白烟微蒼通波滿望澹澹灧灧久而生垠
淅淅飛雨冥冥起雲沅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色隨
望遠蘋荇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間

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體閒緣涯疊覩照江成霞碧水漣漪淺淺見沙旁經闒闠溢浸欄檻上有嬪嬙繇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隤風而復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圻崇山峯墜鳥獸狂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千家恥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爲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

楚故曰可爲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爲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閒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於北疆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强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或以四時之用爲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泰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兵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

職於秦此先王不戰之術也晉侯洸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鑒

賢之用捨

上之於賢也患不能好之好之也患不能求之求之也患不能知之知之也患不能任之任之也患不能終之終之也患不能同其心而化於道是故士貴夫遇懼夫遇而不盡也

君之牧人

古之帝者非不欲厚其養泰其身固揣於變化之原而要之以極亦至矣蓋以爲上逸則下困困百眾而逸一人非天意也極非天意亦不忍爲也故下逸而上困帝者甘心焉況百姓逸君孰與困書曰元后作民父母父母勞於養子則襁褓之疾弭闕則父母之心泰推是而求之聖人志於儉薄不得不爾也

國之興亾

爲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室之鍼灸之若夫扶病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隨之亾也以貞於終始

爲惑苟而無恥爲明慢於事職爲高賢見義不爲爲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覩其燥濕而輕重之俟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餬其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爲備豫動閡關束氣沮志衰亦從以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蚍鴆虎狼之熾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爲病者萬焉雖有歧緩而不請歧緩視之而

不救噫齊隋不亾得哉返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材之小大

攀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爲鳥鳶所震墮於塵轍閭閻之家有侈女焉琱車繡茵過於中陌遇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胡然而然材小爲貴養而翫之易爲力也充軛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爲器用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之登降重岡踣起塗潦蹄離節折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溢鳥爪其背嘴其肉猶恨喙啄之未逞鵶鵶而相呼羣犬

引其腹胃狺狺而爭之車馬往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爲累扶而救之難爲功也向若不殫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爲累材之小也爲貴戾於理悖於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辯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字訣

或有人示以文卷者中有小學說一篇其略曰鴻文先生坐於堂上手執經一卷弟子以次立先生講旣已而爲文焉示於衆子則不善書也小學家流曰先生通儒也而弗

能字學何哉鴻文先生方隱几閒是言也笑而召之責曰夫儒之立身以學乎以書乎苟其書則孔子無以加也且止云典籍至是則無聞也爾徒學書記姓名而已已乎已乎華既覽之心瞶瞶然思有以喻故作論云

夫六藝中此爲難事人罕曉其奧予非能也亦嘗聞其旨葢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紉而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其勢如舞鳳翔鸞則其妙也大抵字不可拙不可巧不可今不可古華質相半可也鍾王之法悉而備矣近世虞世南深得其體別有婉媚之態凡云八法學者悉善予有

二字之訣至神之方所謂截拽也苟善斯字逸少伯英彼何人哉噫諒哉書功之淡人之難能知也是歟曷可已乎

四皓銘

天靜地一默成四時人妙其用三靈推移遯蚘秦禍出扶漢危道不可屈南山採芝抱和全默皆享期頤山下水濱四墳纍纍悚慕元風徘徊古祠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元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凶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撫國

理兵北朔登賢爲輔讓子以續公賫冊書亦捧瑞玉聖人
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踴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
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侫生柄不在公衆昏
曀明退師儲宫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
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帝懷
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甍殂閬中國瘁人哀
喬嶽隕蹟輔星昏霾天子洟涕追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
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濆
以慰南國

台州乾元國清寺碑

天寶十五載逆將犯闕虜塵翳郊廟上皇哀蒼生避狄幸蜀皇帝誓復君父之恥理兵於朔方避狄仁之盛也復恥孝之大也惟仁盛孝大故不逾年而收京師奉陵寢凶孽走而天降之戮化氣和而人至於道巍巍乎堯舜之烈不足比崇天子齋心元默運行慈煦爲元吉卿士妙講化之宗以爲五帝三王之道皆如來六度之餘也厥初生人降及中古君臣父子日用而不知故元聖師竺乾而昇有古先師宣尼有言三皇五帝皆非聖者而西方有聖人其爲

大千之尊乳育羣聖明矣夫玉帛非爲禮之本捨玉帛則無以爲禮象飾豈施教之源捨象飾則無以爲教建塔廟爲禮容履霜堅冰物有其漸於是鄉士從兆人從九圍之中列剎相望矣盈川非古邑地襟東江西山因而城之寺在遠郊信者勞止自宮吏耆耋至於商旅咸以津梁未建爲媿爲羞邑城之西有淨名廢寺背連山而面通川杉栝晝暝緇褐經行寒潭夕清車馬無聲境勝心閒十金果成耆壽徐君贊錄事徐知古等請於縣令隴西李公平平請於前刺史趙郡李公丹丹請於河南等五道度支使御史

中丞京兆第五公琦琦聞於天子璽制曰可僧義璿等伏以乾元之初元惡掃除國步既清廟易名牓因改曰乾元國清寺昭睿功也自所志洎於州縣之長僚吏以降多捨清白之俸徵梓人求繪工爲民儲福爲佛成宮高殿倚雲長廊生風蓮花出界開在空中自江南無有是刹上座某等至某都維那某奉前佛之心印得輪王之髻珠第五公以上智利國人登宰輔李使君以全德公才持憲爲郡今刺史陳郡殷公日用忠武傑出長城江海專知官司馬隴西李公乾嘉峻能操綱清可激俗縣令李令宗室大儒政

之善者皆易簡詣於眞境清淨符於度門醍醐勝味甘露

妙源正性無說宏之在言其詞曰

東畚名刹西方樂土吳山倚垣越水當戶樫松黝藹下有

豕潭龍在泉中水容耽耽景象光澈江湖氣含天清寶界

地湧靈龕大聖蒸蒸動乎天地百神奔走戎服旣備命將

誓師殄殲逆類奉迎太上開闢正位神人釋憒品物咸遂

鼓舞賡歌上通元氣無思不洎雜沓禎瑞輪帝御寓像法

昭融須彌四洲建大蓮宮倬彼盈川秀冠越中縣有德政

州有名公奉宣睿謨爰度崇工梵侶開士慈雲惠風願言

上報聖壽無窮建表勒銘堂堂乎鍾

慶王府司馬徐府君碑

君諱堅字倫名與宗人同故以字稱東海郯人也象德所自如山積高佐人施澤如水鍾下三代以降仁賢不絕至宋齊閒位望益尊三公令僕常伯卿將追贈衮司降嬪帝女南朝衣冠宗之國子博士東莞男諱文遠有盛名於國朝東莞生王屋令士安析城以東人受其賜王屋生大理卿贈越州都督諱有功社稷之衛也高宗棄萬國太后臨朝宗室元臣以猜受釁頑虐阿指扇成大獄海內懍懍不

保其生凶殘朋黨嚼牙頓翼起於上國延及諸夏不止於此將圖我國家三分承人其一爲血宗社垂靈而生大理俾榦刑典扞敵本朝元惡憚其義烈人鬼衛其愷悌惟身與族隨正而行爭性命於豺狼之口解威怒於雷霆之下大者完州郡小者活門閭累爲羣凶所排阽於破滅神佐貞獨終以眞合昔咎繇事唐虞釋之定國當盛漢赫赫大理而丁此時功倍古人聲動百代是之謂也君即大理之元子直溫柬廉淡於德行祖考之訓叢乎厥躬以蔭宿衛調臨邛主簿親累故也歷懷州參軍邵王府戶曹陝州司

法清方知名朝廷以先父之勞超拜大理司直聞者皆垂涕而喜平端讞議果振家風皇舅大尉希瑊以先大理嘗拔家寃表讓官於君以申蓼莪罔極之感拜恭陵令除陳州别駕改陜州入爲岐王府司馬轉慶王府階朝議大夫襲封東莞侯開元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終於洛陽南郊居春秋六十八不登期頤不至大官嗚呼惜哉天地之於物順也君子如之窮達之於人命也君子安之惟君德性與是相準執親之喪哀毁逾禮追啟手足不貽憂於墳墓孝也守官廉平未嘗違道干譽奉長臨下小大悉心一夫

得罪則爲之損容色有可緩者忻忻然出之仁也惠文太子之在岐邸膚敏好學上宸器念四時鍾渥澤賓客多詞人君每引道書滿盈之誡以扶後德忠也仁孝與忠雖無位爲貴禮所謂以道得人而已況承前人之烈光被聖代之冕服乎夫人贊皇縣君趙郡李氏北州望族左司郎中公淹之孫杭州刺史自抱之女左司博古杭州知人訓成懿淑光配有德後君六歲而終合祔於濟源之燕川南原龜從筮從兆因德叶嗣子光祿少卿𣪠前蜀郡兵曹參軍般句容尉𣪠出言舉足不墜孝慈𣪠行備忠厚辭無枝葉

朗而不華直而容衆有古人之情君子之度爲大理正夏
荷前猷歷宰三縣牧守一郡人感懷之刊石繼起再涖京
邑不求名聲推心而理盛德有後曷其崇高神道聰明豈
曠人欲君從父弟惲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河南採訪清康
有威所向霜肅大理歿而有中丞中丞歿而有光祿徐氏
之興將在裔乎爰族幽兆與天地極是文也華無媿詞銘
曰
三命益恭慶祚猶鍾矧我大理全人門宗扞蔽皇家枝梧
羣凶百族感慕大哉勳庸克生茂德山鎮泉塞卷以道風

舒爲士則如何喆人終始藩國在昔偃王仁義道興汾源而下勲德相承或西討濟河或北義延陵又有達者魯連服膺綿綿世祀奕奕髦士晉宋齊梁名臣繼起薦躡公府連嬪帝子東莞以降羽儀清朝美矣哉如金如玉如翰如翹君子踐修德音孔昭抑抑仁人호於進退合符黃老不皦不昧推心無方我德用大建世何居松門已謁永言孝思光祿有之式播芳烈爲將來師

韓國公張仁愿廟碑銘 并序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張仁愿盡力天朝位尊

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室奉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縣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胄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遊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騋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縉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耋老且重煩之及卜師於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

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奸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塹拂雲堆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鬬無日無之既而據河山覷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刎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

廝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刋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筴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憑焉況殊績功勲始終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於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

以爲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纔邱垤耳尚或詩頌颺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嘆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灌螢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頻頞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緣河罷扃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有序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庭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相元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太平一作天命事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翼奉王室與崔公叶德同勲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諭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不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

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内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具兼宏略歘於王庭甲科入仕歴京兆倉曹參軍再遷司勳員外郎丁太夫人憂以毁聞終喪拜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劒南節度留後事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劒南節度採訪使元宗克讓聖子家爲唐虞公出納王命至於朔方弼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炎如山行冠若霜藁鼓燎無餘帝曰爾圓實叶朕志官中書令拜趙國公公拜

稽首臣敢上冒以頁天明命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
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傅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
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督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
司恃勲奸令公獨露奏慝用黜興轉吏部淮南既清軍有
餘逸吏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恠戀慕之極
至於涕洟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耆耋
泣訴吏人遮道指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
至於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公先帝元臣常爲朕師自我
不見於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

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路足祕書省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渡有文有武忠於王室推心馭下嘉績升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内我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賢華嘗忝公遊咨以爲頌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爲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爲周賢侯史克頌坰野敢附前烈以書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唯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朝覲之禮以宏大之其

文曰

思崔公出鎭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於秦宮出納大命決事於中思崔公烈烈郁郁以邕以肅乃統淮服洎江之隩闐闐長轂霞旆霜鏃蠢爾凶毒罔不顚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於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飮化如春爲朕腹心寧其咏吟思崔公入覲於王鑾聲央央佩玉以鏘秉珪奉璋公復於揚四牡其驤公慕彤庭涕濡於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刋之頌之介福攸集州

人斯及

唐贈太子少師崔公神道碑

禮之中庸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禮也於國爲恩於人爲孝朝廷贈趙公之先人故晉州司法參軍贈清和太守三至太子少師褒少師之德揚趙公之孝國之恩也書之洪範曰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趙公奉若少師之訓爲國股肱翊大君之明可謂忠矣傳曰有明德者必昌於後世後必有達人故叔梁紇有子曰文宣王陳仲弓有孫曰司空羣積德於身以垂厥後猶洪河廣大

於涓流太山峻極於邱陵蘊百行惟少師宣六德惟趙公父慈子孝移孝於忠盛矣哉維烈山氏以稼穡代畋漁伯夷以秩禮諧神人太公以大勳平禍亂季子以讓德辭社稷崔氏其後也有魏名臣发降至宋度支郎中贈冀州刺史元孫隕身成名興起百代生魏吏部尚書左僕射貞烈公亮六為吏部郎三為吏部尚書再為大中正連部二千石二為大將軍歷侍中太常光祿大夫男為部官女為九嬪與伯父之子僕射休首出羣姓為海內甲門孫曰肇師以令望為中書侍郎以才辯為聘梁使中書孫諱道淹北

齊安州總管掾生少師之祖諱方騫皇朝萬年主簿臨洺子臨洺子生少師烈考諱貞固皇朝武功主簿贈吏部尚書娶趙郡李氏新定之子高都之姪中外之甲光標士林少師諱景晊清河東武城人也三歲丁太夫人憂十二居武功艱號哭無時鄰里輟相終制讀書歲不踐閾一覽數紙終身不忘年十七與親兄晙一舉明經同年擢第二十三調補梁州南鄭縣尉以能政聞轉蜀州晉原縣尉以清白器幹爲按察使倪若水表薦大理評事以親累貶利州葭萌丞歷梓州鹽亭丞晉州司法參軍公風度詳雅器宇

方渙有道者悅之而不厭不仁者憚之而遷善遽瑗在衛衛多君子子賤居魯魯有賢人若至聽詞必察臨事能斷吏不忍欺人不敢犯刺史齊景胄泊州長舉公清明中正差充支使畢構代齊假爲判官開元三年終於官舍春秋四十權厝於邙山元元廟西北原公之逝也宗族嘆曰孝可以動神祇而不壽僚友嘆曰仁可以師天下而不貴聞者嘆曰清可以激貪俗而不昌命矣天乎盛德不興空其後也夫人滎陽鄭氏皇朝兵部郎中衛州刺史元昇之子吏部侍郎平章事愔之女弟以德範儀少師以才明訓趙

公天寶十二年享齡六十九終於京兆崇賢里殯於長安南杜陵原有一子二女神龍中申明舊詔著之甲令以五姓婚媾冠冕天下物惡大盛禁相爲姻隴西李寶之六子太原王瓊之四子滎陽鄭溫之三子范陽盧子遷之四子盧輔之六子公之八代祖元孫之二子博陵崔懿之八子趙郡李楷之四子士望四十四人之後同降明詔斯可謂美宗族人物而表冠冕矣在周則邵單爲公族嬀嬴爲上國西京賓傅之貴東漢袁楊之盛魏以荀陳爲德門南朝以王謝爲高望方之於公川谷江海也嗣子圓以文學早

知名射策上第官歷臺省尋拜蜀郡長史兼御史中丞加
節度使時安祿山起幽朔連陷潼關賞表腰金懇迎元宗
省表垂泣召宰相謂曰世亂識忠良今見之矣除中書侍
郎益州長史節度等如故及乘輿至蜀朝廷羽儀如京之
制終古難之肅宗幸彭原將復天下以劒南無事不假此
人詔赴行在咨以締構扈從遷宮日月並照元宗獲申聖
慈肅宗獲申聖孝鄭侯功大博陸賞尊詔曰一匡天下大
庇生人遷特進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封趙國公
昔成王以曲阜命周公王曰叔父親親也以營邱命太公

王曰叔舅賢賢也惟肅宗亦以趙國錫崔公今上以少師贈先公三代之極教也後轉太子少師兼御史大夫東京留守尋爲工部尚書揚州長史浙江東西三道觀察使吏部尚書知省事餘如故又轉尚書右僕射四年某月日寵筮叶吉奉少師滎陽夫人之喪合祔於東京河南邙山之某原禮也世傳清白子孝臣忠山東士大夫以五姓婚姻爲第一朝廷衣冠以尚書端揆爲貴仕惟公兼之清河崔氏至趙公三代僕射可謂盡善矣泰山羊衜世傳清德北海范毓兒無常親總此二者爲公家法華學放史氏敢播

風烈焉昔孔悝銘鼎備舉前代史克頌魯獨美僖公用以誕敷先人昭示後代在禮然也今之作頌書國家之孝理列聖君之得人崔氏之世緒少師之懿範趙公之孝思士風祖德永爲不朽崔氏之門爲不朽矣若終者華安得不頌之其文曰

周之上公讓爲大夫泰之司徒家於冀都伯從清河德緒繁多仕至揚州出將封侯惟德惟器魏之中尉降及元魏羣從並貴才如尚書德如評事古之廷評伏念惟刑我聞德聲繼佐葭萌安道和俗化行三蜀彼汾之曲片言折獄

清風人穆升聞輦轂葦轍蒲帷公行不歸哲人其萎後賢
用微滎陽夫人柔明佐君嫁有嘉聞首代馨芬高陽才子
唐虞多士克先趙公大雅爰起有子如是可謂孝矣崇原
既平伊洛攸清永安厥靈萬有斯年子孫以寧